

## 【第 24 屆臺大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】——新詩組

時間：2022 年 5 月 13 日（週五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Google Meet 線上會議

主席：洪淑苓

評審：李進文、廖偉棠、顏艾琳

紀錄：林子謙

整理校對：蔡佳軒

### 【入圍作品】

編號	作品名稱	編號	作品名稱
1	臺大男生宿舍墜落的 天。花。板	11	最長的假期
2	向宇宙問路	12	駝你，到舊世界盡頭
3	悲傷是長髮	13	時差
4	飯後對談	14	眼底有霧
5	台北生存指南	15	河濱道場
6	安全日	16	一夜
7	他與他們如此確信	17	給你
8	夜航船	18	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
9	慢慢地不再說話	19	睡眠就像野地一樣
10	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 健中槍事件	20	一個被拒絕的死胖子終日 在樹下吃檸檬

## 【整體閱評心得】

洪淑苓：感謝各位老師撥冗參加決審會議，按照慣例，先請三位評審談一下這次評閱的感想或建議，再進行作品的討論、投票，最後宣布得獎名單。現在先請進文老師發表心得。

李進文：這些作品的題材都滿廣泛的，有些作品寫戰爭的一些觀察，也有防疫相關議題，整體來看滿有社會性的。詩本來就是可以參與社會，做一些思考跟論述。普遍來看文字的處理還不錯，雖然難免都還是會有一些錯字，但那是在可容許的範圍內，我另外會比較在意的是作者採取什麼樣的題材、怎麼寫這個題材，以及在處理題材的時候有沒有用對的形式，比方說一個比較童趣的題材，用什麼樣的口吻、對話能讓他書寫的主題能夠立體、突顯出來。另外，我還滿喜歡就是作者在處理文字的時候帶有自己的個性，即使他的個性、寫法是比較主觀、帶有偏見的，這都沒關係，現代詩的文字能夠帶著屬於個人的個性，之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風格。另外就是文字本身是否能夠靈活、靈動，比方說有些大學生可能寫詩好久一段時間了，經常會被固定住，他的詩如果被自己的習慣給固定住的話，常常會寫出很平穩的詩，這樣在閱讀的時候會比較沒有渲染力，我在閱讀的時候有注意到這一點。另外有一個現象是，有些詩會寫得很長，寫到將近四、五十行，可是我一直覺得文學獎不一定要寫這麼長。要駕馭長詩——比方超過三五行就是比較長的詩——的話，他的控管能力要比較純熟，如果說他還沒有一個建構能力又要寫長詩的話，在結構的處理、節奏、伏筆或意象等先後順序的串聯，會比較有難度，所以我覺得不要勉強去寫長詩。如果說他善於處理比較短的詩，那就只要把短詩寫好，就會是一首出色的詩。

洪淑苓：謝謝進文為我們提供了題材上、文字上跟結構方面的意見。我們簡章是規定在五十行以內，空行不算，有可能同學寫作時是以五十行為目標。謝謝進文老師，接著請顏艾琳老師。

顏艾琳：這次的二十首詩算是滿精煉的。我一直認為臺大是文氣鼎盛的大學，果不其然在二十首詩裡，不論時事、政治，或是校園發生的題材都有寫進去。在題目下標方面，也跟其他文學獎不一樣，感覺都滿宏大、吸睛的，意即他們對文字技術的掌握都不錯。不過，有些文字太鬆了，比較像是目前流行的口語化。口語句是一種鋪陳，如何在平淡的劇情鋪陳之後，有一種反轉、餘韻讓讀者深思咀嚼、互動的空間，這部分是作者們要考量的。另外，有一些作品比較吊書袋、知識性，或侷限在臺大人關心的議題，譬如前陣子臺大男生宿舍跳樓事件，或者像〈飯後對談〉描述的親情，還有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提到反送中，〈時差〉、〈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〉等等，如果讀者沒有涉獵

的話，就會造成文本上的距離。不過也看得出臺大文青們關心的題材、關注的範圍都比較大，我在評選過程也覺得滿困難的，因為手法、題材太多元了，待會可以再詳細地討論。我一向認為，詩一定要有共振感，幾千年來我們寫詩的人就是寫有感動的、周遭的、周知的普羅經驗，以達到雅俗共賞，當然這必須要寫詩和讀詩的經驗多一點，才可以達到。而我認為這次臺大的新詩獎，已經有幾個人有這種潛質。

洪淑苓：謝謝艾琳老師給我們的建議和對同學的肯定、鼓勵，還有提到一點很重要的，寫作要有共振感這樣的目標跟理想。謝謝艾琳老師。再來我們請廖偉棠老師談一下。

廖偉棠：也許是因為只有二十篇作品，所以我覺得很難取捨、很驚喜。跟其他大學的一些參賽作品相比的話，這些作品的整體質量非常高，而且最難得的一點是，我發現參賽者身為詩人的自覺意識很明顯，比起以前的學生作品要強烈很多。這種自覺意識的體現，首先在於，大家沒有太刻意地為文學獎而寫文學獎風格的詩，關於這點，十年前在臺灣的文壇已經為人詬病，大家都投其所好、去揣摩文學獎的文風而寫作。但這次我選出來的六首裡面，我覺得他們很有自信心，他們不是抱著一種來接受評審的考驗的心態去寫詩，而是我就是一名詩人，我就要寫這一首詩，就算不參加文學獎，我也要寫。我覺得有這種自覺性是一個寫詩的先決條件，將來讀完書或不再是初入門者之後，他要如何堅持寫下去，這是個關鍵。另外，這種自覺性帶來一種精神，在題材的平衡上處理得很有分寸，好幾首都是重大事件和社會的公共議題，跟個人的、私人的，甚至隱私的感受——例如欲望、性關係，或其他很私密的關係——結合在一起，用這樣的方式處理重大題材，能夠做到比較舉重若輕的感覺。而且，我們寫詩有一定經驗的人讀起來，不會覺得這個人是在為賦新詞強說愁，這種以非常個人的方式去進入題材的詩作，都令我很欣賞，像〈安全日〉、〈河濱道場〉，甚至寫香港少年那首，都是這樣呈現出一種相對低調、隱隱的姿態，去進入一種宏大的題材，這點非常難得。語言方面，就像進文老師指出的，我能看出來有幾位詩人已經有自己風格的追求，這點也很難得，沒有受流行的詩風或一些重要前輩的影響，這是能看出來的。以前這種學生作品，一般而言還是會有強烈的他人印記在上面，但是現在這些學生相對成熟許多。

洪淑苓：謝謝廖老師的評閱。我聽了很高興，因為他肯定我們同學不是為了得獎而寫作，他們對於詩人這樣的身份已經有自覺，無論是涉及現實面或社會性、公共性，或是個人內心世界的作品都有。這次入圍的作品也比較少看到前人的痕跡，或模仿某個作家的風格，我覺得這是我們校園文學獎最可貴的精神，同學們都是最可貴的後浪，也都正在締造自己的文學高峰。

## 【第一輪投票】

洪淑苓：接著我們進行作品的投票跟討論，我們先請老師各自投出理想的六篇，再依序講評。

（第一輪投票結果：〈悲傷是長髮〉2票，〈飯後對談〉1票，〈台北生存指南〉2票，〈安全日〉2票，〈他與他們如此確信〉1票，〈慢慢地不再說話〉1票，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1票，〈最長的假期〉1票，〈時差〉1票，〈河濱道場〉2票，〈一夜〉1票，〈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〉2票，〈睡眠就像野地一樣〉1票）

## 【單篇作品討論】

### 〈悲傷是長髮〉

顏艾琳：這首詩看似簡單，我讀了很多次，本來覺得他太著重於重複的手法，甚至第三段「剪掉長髮后」的「后」是簡體字，沒有校對出來，有點粗心。但是從她剪頭髮這樣簡單的鋪陳，發現童年的創傷也是尋常日子的悲歡情緒，雖然很簡單的口語，可是那個創傷卻滿溢著跟頭髮一樣，會在生命中不斷長出來。童話的長髮公主是把頭髮蓄長，而且拉起一個王子來拯救她，可是現實中的悲傷卻剪不完，如第四段，「悲傷是急著拆開生日禮物／不小心把禮物紙撕破了」。這首詩寫得有點長，如果能再短一點，把一些鋪陳更濃縮的話會更好。我們已經曉得悲傷是長髮，而第二頁又有很多設計，一直在解釋悲傷是什麼，比如悲傷是沒有樹的沙漠、悲傷像是一直看向別的道路然後跌倒，這些都太過破眼。如果他只是把悲傷放在剪頭髮這件事情，讓我們知道悲傷是這樣，那些旁枝末節來解釋悲傷，反而沖淡這首詩的感覺。「但快樂也是長髮／我一直留 一直留／都留不長」，以及後面提到會分岔等等，我鼓勵這種集中意象、抒情又帶點劇情的書寫。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文字的導演，他加了太多不必要的指涉，而且這些指涉多是意象的過度說明，就像導演隨意拍一些鏡頭，凝聚感不足，又浪費了別人欣賞的時間，有點可惜。我雖然把這首詩選進來，但他的缺點讓分數不會太高。

李進文：我的看法跟艾琳不太一樣。它是一首口語詩，語言還滿清新，也很容易讀，但是我覺得它可貴的地方不在此。以他標題是「悲傷是長髮」來看，一般認為長髮代表煩惱，因此我一開始並不覺得長髮跟悲傷的連結有那麼強，但是他在書寫的過程當中，他透過種種悲傷去形成一個說服的過程。剛才艾琳說，他好像寫太多了或是太破眼了，可是似乎也不是破眼，我覺得是說服，這樣在閱讀上會帶有一種輕鬆的節奏感。中間有著種種悲傷的論述，最後他把快

樂加入悲傷的論述跟它並陳，結尾我覺得不算特別出色，但是「悲傷和快樂 都是長髮／一個剪不斷／另一個留不長」算是寫得穩當。這首詩在我看來是把悲傷跟長髮當作必要的捨棄，要有捨棄才會成長，它是一首成長的詩。如果要把它解釋更深一些，就是你要割絕、要能捨、能放下才能成長，悲傷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與你同在的，要去接受它，所以結尾也沒有說「啊我就不悲傷了、我就如何了」，他覺得事實就是如此。這首詩的語言雖然非常輕淺，但是真的深入思考，他也帶出了一些奇異性、一些不同的甚至內化的想像空間，這一點我覺得是可貴的。總結有兩點可貴之處，第一是它有個說服的過程，儘管這個過程偶爾有一點怪，但畢竟完成了「悲傷是長髮」的說服力，第二是它也有一些內在成長的過程，這樣的詩滿不錯的，值得替它拉票。

廖偉棠：其實第一次讀這首詩的時候我滿驚喜的，它特別清新，可能是所有參賽作品裡最清新、不晦澀的一首詩，這點在學生作品來說滿難得的。我沒有選它的原因，第一，這首詩太容易讓我們想到余光中先生的名篇〈鄉愁〉，整個結構和發想特別像〈鄉愁〉，像「鄉愁是一枚郵票，長大以後鄉愁又是怎樣」，這篇的長大就是從國小二年級到有生日禮物之間，長大過程會經歷的一切事物的鋪墊，我覺得在整體結構上沒有突破。余光中先生這篇已經成為典範，持續去挑戰他或模仿他的難度很大。第二個問題剛才艾琳也有指出，「剪掉長髮后」的「后」，令我對一開始感受到的真誠有些懷疑，這個「后」很明顯他是用簡體字轉繁體的時候遺漏了，假如這是一位陸生寫的，可是大陸是叫小學，國小是台灣特有說法，但他又寫到「101的煙火是別人的」，如果他是陸生，這是很真誠的，好像他作為異鄉人體會不到101煙火這種快樂，那為什麼前面又要用「國小」呢？他又想去說服別人「我不是外來者」，這種矛盾令我對他的清新、真誠印象有點打了折扣，這是我沒有選它的原因。

#### 〈飯後對談〉

顏艾琳：這首只有我選。以描寫阿公為主，其實是跨三代的書寫，在作品裡用孫子角度去看阿公的一生，描寫臺灣大概八十年間，從阿公一生起落、血脈跟人生的傳承，到現在孫子已經是個大學生。最後的結尾比較有意思，他說，我跟阿公在看電視談起自己，「我便彷彿也過了一生」。這個孩子的生命之老成，很像歷史系在讀到文本的時候，會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去看待祖先、阿公、爸爸、乃至於我的現代生活狀況。他一開始的起筆是地理環境，雷裡溪、國民學校等，國民學校這個詞很有日本時代的感覺，阿公在那個時代能夠讀書，也是滿罕見的。接著阿公的父親，也就是阿祖給了他家庭、叫他寫信、去買雞等等，都是阿公世代的生活環境。國中開始他說畢業旅行沒有參加，「未來很長也很貴」，我忽然發現在這故事的敘述裡，臺灣的前途跟個人的前途是合而為一

的，在那個混沌的世代裡，未來是很長的，沒有辦法預期，而且要付出的成本很貴，然後阿公是「不眨眼」的。

再來，「四十而不惑」，四十歲了，「父親已經遠走」，阿祖已經走了，我覺得這部分寫得有點奇怪，他是孫子的角度，可是我讀好幾次都搞不清楚，他是寫阿公而已嗎？為什麼在講阿公的父親時，不乾脆寫阿祖就好？他的稱謂常常讓我搞不清楚，到底是阿祖，還是孫子的父親，阿公奮鬥了這麼久，是否交了一個比較安穩的家庭給他的爸爸，也就是第二代，然後才到第三代？後來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，整個飯後對談其實都是在講阿公而已。這點我必須要提醒作者，既然已經用第一人稱的角度去看阿公，稱謂就應該直接寫阿祖，這樣比較清楚。這是一個跨世代的敘述，他從個人的家族史來看三代男人之間的傳承，有好也有壞。在講故事的過程充滿詩意，比如他說阿公是「吊裨仔上的泥濘」、「嘴裡咀嚼著誠實的世界——」做田、賣菜、養隻狗跟飯廳，他的世界就是這樣子。等到孫子跟他一樣歲數的時候，他們雖然平起平坐，可是阿公那時已經成家立業了，而孫子還在念大學。他說不管我讀了多少書，我回到了鄉下這個客廳的時候，我彷彿跟阿公一樣經歷過這些。這樣的寫法，有點像 1980 年代臺灣的新浪潮電影，我喜歡他的分鏡感、跳躍感，臺灣三代的那個客廳好像幾十年沒有變，但是裡面的人從阿公變成孫子這種感覺，非常有電影的畫面，雖然稱謂上面沒有設定好，但我覺得這首詩寫得很不錯。

李進文：我講一下我沒有投它的原因。原本我看到題目是有期待的，講到飯後對談感覺會是輕鬆小品，當然他的書寫是滿輕鬆的，可是有兩個問題，第一，親情是一種普世的題材，這種題材容易入手卻也很難寫，因為前人的高峰太多了，前面有很多人寫得出色甚至經典，作者必須對這樣的題材有些新的視角、新的想法；第二，剛剛艾琳幫作者做了很多釐清，可是我認為釐清、消化是書寫者的工作，閱讀者的工作只是很簡單地讀出作者要傳達的東西。這首詩整整跨越三代，但他把這個題材寫得太大了，他其實可以把「飯後對談」盡量濃縮，越小的點越容易深耕、越容易寫得出色。他把時間、空間的幅度跨得太大導致很容易散掉，因為詩不是散文或小說，要把詩的題材由大寫小，難度很高，再加上又要去賦予不同視角的話，那就更難去達成這個目的。

再者，讀起來平鋪直敘，有點瑣碎。飯後對話當然可以用輕淺的對話，但是這種輕淺對話要怎麼去拿捏對話張力，正是難度所在，而他並沒有表現出這個部分。他講對談，感覺只是一個人在回憶、述說而已，我感覺不出對談之間的張力，他沒有把阿公這個形象凸顯出來。如果我們要寫人物的話，這個人物必須立體、必須跳出來，跳出來的方法就是集中在某些點、某個事件，比方如果阿公曾經吃過很多苦，那就選一種苦來描述，好好地思考如何把這種苦呈現出來才有渲染力，才能讓讀者感受到。他平鋪直敘地把阿公的一生講完，讀者

感受不到張力，也沒有伏筆，更不會特別記住什麼感人的情節，所以作者必須重新釐清，這首詩才會出色。但我不是說這首詩寫得不好，我覺得他需要再把素材消化，從裡面再揀選一些，看他在書寫上想要專攻的是哪個部分，以上是我的建議。

廖偉棠：其實這首詩有進入我的前十名，我看中他用的敘事手段，是其他詩作較弱的部分，而且他很強調敘事手段，但他的問題也出在這裡。整首詩只有最後一段比較無可挑剔，最後一段寫得非常好，如果他只寫那一段的話，他會得分更高。然而前面他的敘述明顯力有未逮，他有野心，但沒掌控好。比方艾琳指出的人稱的混亂，父親給了他家庭，那到底父親是誰、是他和父親的關係嗎，還有「那時」是什麼時代、什麼時候？這些都非常混亂。另外他有些細節我覺得很好，尤其是第二段的「畢業旅行我沒有參加」、「我跟爸媽說學校放假」，這種如果放在小說裡面就是屬於冰山一角，從中可以去猜測他們家庭狀況、這個孩子是多麼體諒家庭等等，是很感人的地方。可是這部分的好，又被前後左右的很多敘述抵消掉了，他很多句子，甚至是段落都沒有寫出來的必要，譬如「年輕的阿公沒有駝背」基本上就是廢話，以及「忘了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已經比他高」，這句話在小說裡面不會礙眼，放在一首詩裡面卻沒有必要，寫出來反而抵消了那幾個有力的細節。所以這首詩有點可惜，他的動機，包括他的一開始定位的飯後對談都讓人很有期待，但還是有點稚嫩，可以繼續磨練，繼續寫下去。

### 〈台北生存指南〉

顏艾琳：這首詩優劣並存。他用了最近比較流行的文字，感覺有些怪，讀起來不是很流暢，有點中文系或文青的那種矯揉造作，但如果聚焦在科技生活、雲端，甚至元宇宙是否已經主宰了真實生活，也就是虛擬跟真實人生這個主題的話就非常棒。再來，他要反諷台北生存指南，可是他只有寫台北嗎？第一段直指台北，「盆地中央／向陽花木，幾乎發燙／此城無夢」這些敘述都把台北盆地概括了；「鎂光燈下全是泡沫」，把台北盆地變成一個舞台；「我學習路上行人配戴犄角」，犄角跟面具是不一樣的；「只能／滾燙星河下跳舞／闐靜雨夜裡大哭」，在第二頁又重複一次，我不懂為什麼說「只能」，如果每個人都跟他一樣失意、帶著面具，在這個鏡頭下只能這樣重複的話，我覺得是敗筆。什麼是滾燙的星河？滾燙的星河下跳舞是什麼意思？是舞廳還是虛境？他把它重複寫出來好像很有力量，可是這個虛造的場景反而是敗筆。第二段他才從現實寫到虛境，斑馬線我覺得沒有問題，談到網紅在強光下會送小熊、玫瑰花、金莎等等，以及要成為一個人的朋友先排進他的聊天軟體，這些我們都曉得，甚至當戀愛這種隱私被公開周知的時候才會被確定關係，這點很嚴重。我也常常在想比我小幾歲的人，把情緒、個人隱私、跟誰交往等等隨時放上網，這是真實生

活嗎？我覺得他寫得過度用力，「犄角浮生亂世長出倒鉤刺破泡沫」，第一不是很好唸，第二是每個組合的字句我都要去破解。「關於規則的記憶一夜凋零，而我竟」，他本來說大家跟他一樣只能夠怎樣，這時候又寫「而我竟」，然後「歡迎進入台北／抱歉成為薛西弗斯」，每天重複在平台、雲端、元宇宙去過人生。如果把前後的矯揉造作過度解釋成我就是這樣，而且放在第一段跟第二段前後呼應，我覺得很可惜。如果他能從第二段開始，找一個比較適可而止的結論結束這首詩，也就是前後兩段去掉、聚焦在台北生存指南，那麼就會很成功。這首詩不是寫得不好，而是他過度要完成「我在台北生存」的這個結論，所以我覺得是優劣參半。

李進文：我會選它的原因是，他這首詩寫了都市化還有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疏離，帶有點厭世的味道和一點哀愁，但是他中間敘述的過程又有反省，自覺意識很強。比方「泡沫」重複出現，泡沫跟泡沫之間他其實是有呼應的，還有犄角這句，其實應該加個「在」，「犄角『在』浮生亂世長出倒鉤刺破泡沫」，他是有意識地重複某些關鍵字。其他有些詞彙也是有意識地被重複，像第一段，剛才艾琳說不太懂什麼意思，但是我會把它當作是副歌，「滾燙星河下跳舞／闌靜雨夜裡大哭」，最後，「滾燙星河下大哭／闌靜雨夜裡跳舞」，他把大哭跟跳舞反過來了，他可能是為了詩的節奏、為了結構頭尾呼應。從「泡沫」或「犄角」的重複出現，以及語句的前後略作調整，類似排比的方式，其實在詩裡面有一種反覆提醒的作用，所以我說它有點像副歌。結尾我覺得也不差，因為他前面描述很多虛偽，他覺得在城市裡面如果暴露出真實面目，那就不可能擁有玫瑰花、小熊、金莎與愛情，有時候愛情也存在一個虛偽表面。另外他講得很直接，原本傳統意義上的朋友，透過網路時代的角度，從朋友變成網友，這點我倒覺得還滿有巧思的。我覺得比較普通的是，「但不要太好／四通八達的社群軟體／封鎖有類於絕交」，這個太敘述性、太口語了些，而且講不通，其實可以再濃縮。但是在整體結構上他處理得很細心，所以我覺得他自覺意識很強，這點我給予肯定。最後他用薛西弗斯代表一種不停息的磨難，可能隨著這樣的一個時代來臨，只要他要進入城市，他就是必須面對這種疏離感，或者必須要去武裝自我。當然，可能因為台北是政經中心所以用台北代稱，其實可以泛指一個都市裡面會有的這種疏離、微微厭世的情調。因為他的結構有其完整性，讀者還是會被渲染，這表示他的巧思在某部分是有達到他的目的，因此就技巧性而言，我還滿肯定他的用心。

廖偉棠：這首詩的好處就像進文老師說的，他的節奏性跟音樂性是很強烈的，讀著讀著會被拉進去，這種節奏性和音樂性甚至接近流行歌詞的感染力，但這也是導致他出錯的部分。作者在某些地方以詞害意了，其實艾琳老師說的犄角浮生那句還好，雖然有點繞但還是能夠讀通的，然而像「斑馬線朝幾百顆低著的繽紛的顛頂」的「朝」，後面不是應該接一個動詞結尾才對嗎？這句話浪費掉

了它的節奏，也浪費掉了他本來可能要指出低頭族低著頭過馬路的現象，因為失去了「朝」的呼應，這句詩就成了一個病句，這是基本的文學修辭的要求，而且他也不像是刻意要破壞這種修辭。另外他有很多對流行的反思，關於聊天媒體、社交媒體，本來我對這類主題要求挺苛刻的，因為最近幾十年太多人寫這個題目，幸好他在「朋友變成網友」這一句，有說出自己的新意，還是令人莞爾一笑。但是下面「封鎖有類於絕交」又犯了一次以詞害意，雖然聽起來很鏗鏘，但什麼叫做「有類於絕交」呢？他沒有把「封鎖」跟「絕交」之間微妙的差異點出來。最後他把「大哭」跟「跳舞」交換我也很欣賞，不但令節奏活潑起來，還跟前段作呼應。只是薛西弗斯反而弄巧成拙了，因為薛西弗斯是我們這一代文青的共有意象，我們經常講薛西弗斯，問題是過了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你去呼應你所面臨的這個虛擬現實世界的時候，作者能不能想出新的隱喻、新的典故來呼應這種薛西弗斯感呢？而不是偷懶從前人身上取一個薛西弗斯，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。如果他實在想不出一個代替詞語的話，就應該回到前面這個盆地去，盆地上的薛西弗斯跟高山上的薛西弗斯有什麼不同？如果能把這個寫出來，也不失為一個創舉。其實這首詩的前面幾句我非常喜歡，一開始就把我的目光抓住了，「向陽花木，幾乎發燙」是很現代感的一種描述方式，很少人是這樣去寫台北的，但我覺得他的入世經驗還是不夠，所以他沒能夠把更特異的地方點出來。

#### 〈安全日〉

廖偉棠：這首詩是整體而言我覺得技巧最成熟的一首詩，他組織意象的手段非常成熟，一直把意象去延伸、流變，又歸納、拉回來，而且他的意象很多是現實主義的，但是在詩中又產生了變異，既可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去理解，又可以從象徵性的角度去理解。然後他解構安全日——我想女性讀者會有更強烈的感受，因為這當然是指生理的安全期——從安全日拉出兩方面的意象，一方面是跟安全期相關的隱私性的、生殖、性愛相關的意象，另外一方面，他不斷地去探討安全期，其實他強調的是危險性，我們只在意識到危險的時候才會安全，這點馬上呼應到現實的疫情，且他做得不動聲色。我覺得他是很成熟的一個老手，他是有一定寫作經驗的詩人。而且他去探討安全與危險之間的關係的時候，沒有忘記去點出危險的魅力之所在，危險是有誘惑力的，這個危險的誘惑力穿插在對性和疫情的描寫之間，我認為他讓這首詩整體的力度非常均衡，我也比較難挑出他的毛病。結尾完成了點題的作用之後，就顯得有點圖窮匕現了，如果結尾能再克制一些可能會更好。

李進文：剛剛偉棠講的我大部分都很認同，我再補充一些。我覺得所有作品裡面他真的是寫作技巧最純熟的一位，他把感官的親密接觸、現實中防疫期間的社交距離，這樣去帶出反諷，而且他很巧妙地在詩中穿插。這首詩光是命題就

還滿有新意的，再加上技巧的純熟，能夠把安全日這種雙關語梳理得非常清楚，且他的結尾再一次的反諷，他說大家感覺都安全，不管是生理上的安全和現實當中疫情的安全，大家覺得安全的時候都忘了危險，結果就會造成像現在一樣疫情大爆發。感覺這首詩就像是預言，他在寫作的時候還沒有演變到現在的情況。我其實也很難挑出這首詩的毛病。他的詩歷經去年五月到八月這個漫長的進程，但是我讀起來不會覺得長，這表示他處理詩的能力、能夠去感染讀者的主控力是很強的，我也相信他是一位很有寫詩經驗的作者。

顏艾琳：這首詩雖然寫得非常好，但他把封城的去年五月直到八月，故意把危險的疫情反諷成安全日來寫，我覺得他講得太明白了，如果是我的話只會點到為止。譬如第二段因為安全日講到月經，「坐在一個／淌血的三角洲，看文明的停滯漸漸／變化成新生活的日常」，我可能寫到這邊就結束了，不會去解釋我們是如何如何…在這些作品當中，以反諷的詩意書寫疫情，他切入題材的角度是最好的，但因為我是女性，我反而不那麼喜歡那些被點破的部分。再者，第二頁提到「確證」數字，還是「確診」？當然「確證」也可以，但以醫學和新聞上的用語來說，還是應該要用「確診」。又比方他寫到與陌生人「交換唾沫和信仰」後又有很多說明，最好的詩意是點到為止，其他不要再去多作敘述了。這是讓我很為難的地方。

#### 〈他與他們如此確信〉

李進文：這首詩真的是有缺點，但是也有我很欣賞的優點。整首詩呈現一種滿有個性的腔調，文字的使用雖然有破綻——包括標點符號的使用、斷句，認真講起來是有問題的——但是整體來看，他這種語言的敘述方式會讓我想起「前意識」或自動語言，因為他要展現一個未固定的想法，他用感覺比較粗糙的一種文字表達方式，包括他的標點，呈現出一種桀驁不馴的不服氣，不只是控訴而已，他的不服氣帶著一種「我確實就是這樣覺得，我是先把它敘述出來，但是我對它是如此確信」，讓我覺得他是有反骨的懷疑論者，他想要突破這種被預設、被框架的角色，結尾是很有力量的。統括前面說的，他想推翻他和他們確信的事情，意即難道他們認定他是這樣子，他就會是這樣子嗎？我覺得他最大的優點就在我剛才講的，沒有固定性的、帶有一種流動性的語言表達方式，很像某一種詩的原型，儘管它不穩定、不成熟，但有某些很好的質地在裡面，要被發現、被知曉，所以我就特別選這首詩。

廖偉棠：這首詩表面上看來有些張狂，有追求詩的張力的努力，這點挺能先聲奪人的，但是，有些句子暴露出他這種張狂的背後是陳腔濫調，所以整首詩的分數就被扣完了。譬如什麼叫「深邃悠遠讀出扉頁的瞳孔」、「芳草鮮美落英繽紛」，「落英繽紛」這樣的詞不該出現在一首當代的詩作中，這是小學生作文才

會用的，還有「溫潤順口暗香繾綣」，這些全是陳腔濫調，於是就把他前面所打造出來的那種張狂給抵銷掉了，這非常可惜。

顏艾琳：傳統的唐詩宋詞的影子、句子太多了，也就是俗套句過多。他仍站在傳統詩人的角度，去寫一個現代化的主題。感覺陳舊，而非融合。

#### 〈慢慢地不再說話〉

廖偉棠：這首詩是應該是我的第六名，我很欣賞作者把說話的過程解構，把說話的器官還原成是一個普通的進食的器官，透過牙齒、口腔、磨牙、舌根等意象來重組我們對「言說」的反思，我覺得很有後現代意識。雖然也有一些句子比較弱，或有點陳腔濫調令它失分，但它的後現代感相較於與其他詩作真的比較強烈，我認為作者是很別出心裁的。

顏艾琳：在疫情之下、戴上口罩之後，大家就比較少對談了，符合他所說的慢慢地不再說話，只剩下打字交流，作者強調了說話這件事情平時是多麼重要。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，雖然這首詩的句子很漂亮，但我讀完後沒有共振感，我知道他在講什麼，就是在疫情狀況下多少人不再使用我們的嘴巴，但我得到的就只是這樣，有些句子也過於古典。

李進文：我有一點跟艾琳一樣，就是共振，我讀這首詩沒有共感，我知道他講什麼、他的意思是什麼，就是你不再說話也可能代表沉默，沉默可能代表死亡，但是他可以再多一些線索。有些線索我覺得太隱晦了，比方第四段，這種段落我感覺好像無關聯但是好像又有關聯，有太多句子對讀者而言感受上是有困難的，我覺得再稍微調理一下可能會更好。

#### 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

廖偉棠：其實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，我有提醒自己要不要偏心，因為香港的題材是我自己很關注的題材。但是這首詩令我有點震驚，他處理得比絕大多數寫香港這個題材的作品都要好，因為首先，他沒有迴避自己是一個旁觀者這個角度，他非常誠實，他沒有表現得好像自己真的能夠完全共情一個遙遠的他方，很明顯是一個臺灣少年在看香港的少年。並且，這個事件在 2019 年香港抗爭當中很重要，因為他是第一個被警察公然地近距離對著胸口開槍的人，當時這種行刑式的射殺很震撼社會，是一個很重大、鮮明且暴力的事件。但是在這首詩中，作者故意從很細膩的角度去寫，他沒有寫苦大仇深，沒有充滿憤怒和仇恨，只是最後承認了這個疼痛，這點很難得。我們有時候對他人的苦難唯一能做的和做得最好的，就是去承認這種疼痛，而不是拼命地說沒關係、你可以戰

勝苦難、你的革命一定會成功等等，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沒有，這點相當克制。他這種個人觸動的共鳴能夠說服我，他不是一位利用議題來引起關注的寫作者，這種冷靜和不煽情都是很難得的，所以這首詩是我的三甲。

李進文：我補充一點，這首詩我本來也有選，但是如果同樣是處理衝突事件的議題，我會比較欣賞〈最長的假期〉。我覺得這首詩最大的優點是，他能夠用冷靜敘述的方式，去表達詩中沒有明講的，「其實我希望能替代你，但是一個在臺灣，一個在香港，我今天沒有辦法去」，這樣一種悲傷，無用而細緻的疼痛、使不上力的無力感。我覺得他的手法是很好的，我是欣賞這種敘述方式的。

顏艾琳：以臺灣少年的角度看待香港的曾志健，「小卻幸福」變成一場暴力的處決，成為「小卻疼痛」如針刺一般，這首詩寫得非常好，而且他並沒有大聲疾呼。但當這事件不斷地被重演，從香港的反送中到此刻的情況，它就成為歷史的切片而已。它很震撼、讓我們不斷地回想，香港變成現在這樣子。但這首詩提醒我們、不斷地回溫的遺憾而已。整首詩在力道上，除了一個警鐘被敲響之外，好像已經無能為力了，這是比較可惜的。

#### 〈最長的假期〉

李進文：這篇是寫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，雖然他由小寫大是比較容易的，且也容易閱讀，但是看似容易的內容中其實有困難的部分，最困難的就是當他在敘述這種哀傷的時候，是用一種比較平淡的手法，有些哀傷要在平淡中才更能夠感受。他不只有控訴，詩中許多細節的描寫都是有伏筆、有意義的。譬如他說：「媽媽說爸爸是瘦弱的歷史學者」，他為什麼不說爸爸是科學家或其他？他特別點出「歷史」二字，是一種指涉；另外他說：「爸爸失去了一條手臂／但這不是他最大的失去」，他還沒說出爸爸最大的失去是什麼，讀到最後會覺得心驚，他說：「我九歲的時候知道爸爸沒有去度假／在遙遠的天空，看著爸爸終於回到媽媽身邊」，意思是爸爸最大的失去就是他的孩子，這個敘述者已經死掉了，他在遙遠的天空看著爸爸媽媽終於團聚了。我想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誤，以邏輯來看是滿清楚的，爸爸這種巨大的悲傷，是透過另外一個空間——已經過世的孩子——來看待這件事情，並回憶爸爸說要去度假是在說謊，我覺得這樣的表現手法真的滿不容易的。一開始的文字還算淺白，但是到了最後有很多細節、心意，有舉重若輕的情感凝結在裡面，這是一首渲染力很強的詩。

廖偉棠：我同意進文老師。

顏艾琳：基本上這是一首後設的詩，假裝烏俄戰爭已經結束了，他一開始是八歲，爸爸媽媽到最後可能也都在空中重聚。我覺得當以局外人的角度寫別人的

故事，很容易有種在拍電影的感覺，他的敘述跟劇情也都是虛擬的，有點太冷靜了。自從二月二十四號烏俄戰爭之後，我也很想寫，但我覺得在寫的過程當中，我所思所想都是個人的情緒而已，我們沒有在現場，所以都會變成像這位作者寫的虛擬之物。他把戰爭寫成了一個孩子事後所回顧的最長假期，把這事件變成了心理學上的置換，當然這個置換是雙關語，指局外人的置換跟真實人生的小孩子的置換。所以我說是很後設的作品，我可以讀得懂、可以感受到，但我有一種在看別人的電影、小說的感覺。

在近年的文學獎，我尋找一種震撼、共振感，尋找能令我獲得全新感受的作品。因為這兩年多發生太多事情，疫情，戰爭...當我讀完這首詩，我知道他在寫什麼，但總覺得有種冷靜感，使我不知道要如何回應實際上的感觸。

### 〈時差〉

顏艾琳：這首也是講烏俄戰爭的，之所以會選這首是因為他有給我想要的共振感。他說「我的一半是你」，不是把讀者變成局外人，他用自由民主為基底穿插了科幻的敘述，並加入歷史感。他很刻意地把讀者拉到「我」的這個身份來看，所以當我們看著同一個地球，讀者雖然是局外人，但知道這些事情的發生是有歷史脈絡的，想要「揭露自由的黑色面紗」。跟〈最長的假期〉相比，這首詩寫得更大，講到更大的世界時事，我覺得最後一段收攏了這些混雜的事實，回歸到每個地球人，我們誕生並見證了歷史的發生，「我手無寸鐵」，我們對這些事情沒有決定權，只能做一個文字的記錄者，所以我們「獨自走在地球的背光面／我遺失了另一半／順著自轉，決心一路走到天亮」，這表示「我」只能走入個人的天亮之境。我是歷史系畢業的，對於撰寫歷史、時事的題材，會比較偏向我們是見證者的身分，所以這個共振感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。

李進文：我講幾句好了，拿這首跟〈最長的假期〉比的話，最大的差異在於，〈最長的假期〉是由小寫大，比方說我剛剛沒有提到的，他說外婆「為受傷的敵國士兵熱上一碗羅宋湯／畢竟他們流著和外公一樣的血」，作者是消化了資料，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很多都有血緣關係、有歷史淵源，但是他不解釋，他是經過消化之後很簡單地、很日常地把這樣一句話講出來，這很不容易。我反而覺得〈時差〉寫得太大了，譬如第六段，他幾乎把世界的戰爭都寫了一遍，結果散掉了；另外有些事太過顯露，比方第二段。但這些還不是比較大的缺點，我認為最大的缺點在倒數第二段，他使用近乎控訴性的口號，這個寫法反而抵消掉他的悲傷，以上是我的意見。

廖偉棠：我也想說幾句。這首詩的最後一段寫得非常好，如果他只是一首四行詩，我覺得他可以得到很高分。但是進文說得很對，第六、第七段很有問題。

作者的野心很大，想把很多東西納進來，這沒關係，但是當他納進來之後，他過於振振有詞，把詩人的身份遺忘了，想成為一個批判者。他帶著太多的說教意味，並且想引導讀者去做出批判，這種批判讓我覺得〈最長的假期〉和〈少年〉更誠懇一些。這首詩的野心很大，然而從野心出發反而變成了空言。

### 〈河濱道場〉

廖偉棠：這首詩我相當喜歡，因為他的節奏、語調和語感非常好，讀者能夠被柔柔地帶進他的敘述裡，而且漸漸進入一種夢幻感，作者用意其實也是如此，這種夢幻感是若即若離的，有時是夢，有時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感覺。然後在細節和意象上不斷地介入現實，把現實拉進來、把這夢幻撕開，然後又用這夢幻彌封起來，令這首詩呈現了一種類似鏡像的結構。它有點像是欲望的鏡像，我們去接觸欲望的鏡像，但是欲望到底能不能觸碰得到？雖然它沒有很深刻的主题，但是在對欲望的探討上面，作者寫出了新意，在結構上也使用了巧妙的穿插、剪接，並且沒有讓人覺得很造作，這點滿難得的。

顏艾琳：這首詩也是我的前三名。他透過標楷體的文字表達直接造景的輪迴的、相遇的歷史，如同異地的相戀，他所造出來的場景跟人物的不同，故事的秘密彷彿一次又一次在現實中被揭發。到最後他找到另外一半的情欲書寫，融合了大自然跟幻覺中的美感，我覺得整體很自然。情欲書寫是最難寫的，但這首詩好像寫出了另外一種風格來，讓我很驚訝。

李進文：我補充我沒有投的原因。首先我還滿肯定他願意採取這樣的形式去寫作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剛剛偉棠跟艾琳有提到情欲的部分，其實這首詩講的就是生死輪迴，應該說它其實是在跟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這部坎城影展影片對話，這是優點，也是缺點。若讀者不知道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這部電影的內容的話，這首詩會變得太隱晦，但也會是它的美感。比方他寫「黑猩猩放出紅光的雙眼」，黑猩猩在電影裡是一名父親的兒子；「公主步入潭中」，這個公主是很悲傷的公主，也是波米叔叔的某一世。整首詩談的是各種生死輪迴，也是跟電影的對話，然而我認為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太過隱晦了，這樣的情感在解讀上是有難度的，對讀者是一種挑戰，這是我的補充。

### 〈一夜〉

李進文：我選它的理由是它很特別，它沒有講得很露骨，讀者卻可以感覺到「一夜」是指一夜情或援交，帶有議題性。他講城市中的欲望、孤寂還有疏離，這些都不是直接被講述，是透過一些現象、場景把這樣的孤絕感，還有都市裡即時的感官、瞬間的陌生，將「一夜」擴充解釋成一種巨大的、空洞的

感覺。他一開始講「並不是個問題」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問題，所以這是有思考性的作品。雖然我可以挑剔他的文字，但是我有時候也覺得，作者選擇、面對、衝撞並處理這樣的題材，類似〈河濱道場〉或〈最長的假期〉，他願意且能夠處理到什麼地步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勇氣。我認為這篇處理得不錯，它是很沉重的，但卻用寥寥數句把這樣的感覺傳達出來，我喜歡他的處理方式。這首詩滿有渲染力的，內含了很多不同的解釋，欲望城市裡面就是充滿這樣人性的擾動，這是我選它的理由。

顏艾琳：這首詩的議題在文學獎裡算是比較一般，而且他的文字就是抒情而已，有一部份也講得太簡單，太像散文，尤其倒數第二段，所以我沒選它。

廖偉棠：我的感覺跟艾琳差不多，我也覺得倒數第二段比較不好。當他寫一夜情這種很多人都會觸碰的題材的時候，我認為必須要寫出自己的疼痛，最好作者本身就是一夜情的親身經歷者，而不是旁觀者，他要寫出這種空虛對自身的作用。其實有一句話我很喜歡，「於我嶙峋之軀／再羞赧也無所遁形」，這部分是很獨特的感受，但其他部分就比較沒有這種吸引力。

#### 〈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〉

廖偉棠：我選它是因為這首詩難度很大，應該是所有詩作裡我覺得難度最大的一首，它不但要處理歷史，還要處理正在變化中的政局，而且這個政局好像跟臺灣沒有關係，實際上又會左右臺灣的命運，所以他這種野心和勇氣非常可嘉，這點我會給他加分。當然也因為這樣，這首詩很難寫得好，整首詩繃得太緊，他沒有四兩撥千金地去處理這個高難度的題材——當然如果要四兩撥千金也很難。還有一點，我剛剛提到它跟台灣的关系，如果能夠把中國歷史、中國政府修憲這些題材跟一個普通的臺灣人的命運牽上關係的話，我覺得這首詩就會非常棒，但很可惜是沒有。

顏艾琳：偉棠講的也是我要說的，他沒有辦法跟臺灣的政局、跟民主政治作對比，因此他回到《春秋公羊傳》來對比；他可能不知道怎麼跟現今對照，於是只能復古。雖然此詩的難度很大，尤其他記錄 2018 年那一天，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那一天，微信上的朋友都說北京正在烏天暗日。我選它是因為這首詩也像剛才談論的幾首一樣，是一個歷史回顧，讓我們回到 2018 年，並讓我去思考數年來兩岸到底發生什麼，有被觸動的感覺。然而這首詩的缺點也在此，它淪為一首辯證歷史的詩，讓我們變成只能「回想」的局外人，作者的企圖心可能也只有這樣而已。

李進文：我持反面的意見，我覺得他沒有做到舉重若輕，而且既然要選議題性的題材——不是思想性或哲學性，而是議題性——它就是要傳達出去，如果沒有達成「傳達」這個目的，就會是失敗的。而且他是因為不敢講才透過這種我覺得有點老派的方式去講，可是一個年輕人、身處網路世代、身在民主臺灣，為什麼不敢講？這首詩好像是呼應春秋微言大義，公羊傳講的帝王學，但他消化了以後卻沒有完成。有些詩作，比方〈河濱道場〉，儘管不完整，但是它呈現出一種現代詩的美學，不管是隱晦的、有疏離感的，因此我可以接受。但是這首詩是議題性的，不但沒有完成，且沒有達成目的，沒有達成這種渲染、共感作用，我認為它是一首失敗的詩。

### 〈睡眠就像野地一樣〉

廖偉棠：這是一首讓我驚豔的詩，他使用的語言非常特異，而且充滿了一種奇怪的美學。表面上看來琳瑯滿目，其實他扣得很緊，對蜜蜂、對生殖、對傳承的絕望等等，每一段都有很細緻的埋伏。第三段和第一段是寫得比較好的，第二段埋得太深了，而且他使用的敘事技巧太像現代小說，所以令人感到很晦澀，要很施力、反覆琢磨才能琢磨出第二段跟前後的聯繫。但是第三段他一再地緊扣漏蜜和肚臍這類意象，其實作者在做一種嘗試，把風馬牛不相及的蜜蜂繁衍跟人類透過臍帶的繁衍連結起來，這是很高難度的。他追求實驗、追求一種對感官的突破，然後來達成自己想要去論述的東西，但埋得太深了、太晦澀了，讀者只能擁有朦朧的感覺，這是作者力所未及之處。最可惜的是最後一句，「謎樣的夢囈謎樣的笑」，把整首詩的力度削掉了，因為結尾的一句話要非常有力，才能有震撼的完結或甚至令讀者回味無窮，但最後這句反而成為了整首詩裡最弱的一句，那是很遺憾的。

顏艾琳：我覺得這首詩密度太可怕了，它有美學，在閱讀的時候需要慢慢地步入、解謎，然後我要理解什麼是睡眠就像野地一樣，亂七八糟、百花齊放。這個夢境非常繽紛、迷離，讓我們看了一場萬花筒，但很可惜的是，讀完之後走出這個夢境，我就忘記了，因為太過於繽紛，這是只能在當下享受的一首詩，但結局之後無法給我後續的感動。

李進文：這首詩一樣很晦澀，但晦澀也不是缺點，我不會像對〈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〉一樣挑剔，覺得它應該要達成某些目的。這首詩讀起來有各種奇穎的想像，也鋪陳了某些抒情傳統的現代詩美學的幽微。其實它的密度不是問題，我覺得讀起來有點像招魂，它是針對死者的一首悼念詩、懷人詩，這個老者有可能是他母親，當然也可能有不同的想像，這是這首詩的優點。這樣的寫法雖然很成熟，我相信是一個很有寫詩經驗的作者，但是這首詩會讓我聯想到我那個世代的人，也就是五年級生在文學獎寫的詩，好像不是現代年輕人會採取的形

式，即使加入很多知識性的元素。我也不是說他這樣的方式不好，只是顯得很老派，這是我個人的偏見，不過我還是肯定他敢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。

廖偉棠：我想再補充一句，因為進文提到了所以我也提一下，我覺得它滿像林耀德那個傳統的詩，那種五年級生的感覺也是這樣來的，現在很少人寫這種帶一些科幻、奇幻感的詩，這是我認為很難得而給他加分的點。

### 【第二輪投票】

洪淑苓：第二輪請老師們從這十三篇選心目中最好的六篇來評分，最高為6分，最低為1分，最後看加總後的分數再做討論。

（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：〈悲傷是長髮〉5分，〈台北生存指南〉6分，〈安全日〉15分，〈慢慢地不再說話〉1分，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10分，〈最長的假期〉7分，〈河濱道場〉12分，〈《春秋公羊傳》淺釋〉4分，〈睡眠就像野地一樣〉3分）

洪淑苓：請問各位老師對六篇最高票的得獎作品有沒有疑問？是否就按照目前的得分來排名？

廖偉棠：我想請教一下進文老師，因為你剛剛有指出〈河濱道場〉跟《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》聯繫過於密切，我已經忘記了電影的內容，你覺得這首詩對另一文本的依賴問題大不大？假如失去了這個潛文本，這首詩的魅力還能不能存在？

李進文：我覺得如果把電影文本的部分抽掉的話，這首詩會有點弱，這首詩的優點在於他採取這樣的文本對話形式，但這個形式不見得成功，它本身已經不是特別成功了，因此以出色程度來說，我是覺得有點疑慮。

廖偉棠：那我覺得它可能跟〈少年〉換個位置會比較好。我覺得〈河濱道場〉是很出彩的，但是對潛文本的依賴似乎有點太大了，不夠獨立。

顏艾琳：我現在很頭痛，就文本依賴的部分來說，很多人沒看過那部電影，更可能很多人已經遺忘曾志建的事情，就這方面來看，兩首詩都寫得很不錯。

李進文：後面三篇列為佳作不用更動，但前三名是否要重新投票比較好？以我的角度來看，敘事技巧兩者都有，〈少年〉的冷靜敘事也是一種不錯的手法，〈河濱道場〉的缺點則稍微多一點，但我有點難講，你們兩位都給很高分。

### 【第三輪投票】

洪淑苓：因為評審老師提出新的疑慮，我們需要就得分最高的前三篇重新投票。現在請用「名次」來投票，第一名請投1，第二名投2，第三名投3。

（第三輪投票結果：〈安全日〉李進文、廖偉棠、顏艾琳皆投1，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李進文、廖偉棠、顏艾琳皆投2，〈河濱道場〉李進文、廖偉棠、顏艾琳皆投3）

### 【新詩組最終評審結果】

首獎：〈安全日〉

貳獎：〈少年——香港少年曾志健中槍事件〉

參獎：〈河濱道場〉

佳作：〈最長的假期〉、〈台北生存指南〉、〈悲傷是長髮〉